

父母官，
天子臣。
朱笔直，
乌纱真。
冰心一片奉日月，
铁面千古惊鬼神。

这诗单表大唐名臣狄仁杰狄公居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扶着锄恶的高风亮操。看官但知狄公乃盛唐名相，国之鼎鼐，他出为统帅，入为宰辅，执朝政，理万机，播名海内，流芳千秋。其实狄公早年官吏生涯更有可大书特书者，史载狄仁杰高宗仪凤年间为大理寺丞，一年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一时朝野传为美谈。仙机妙算，断狱如神之名，不胫而走。在担任县、州衙官员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其中多有曲折离奇，惊心骇目者。

大唐高宗皇帝调露元年，狄公欢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京师一班同年僚友于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设宴饯送。时值暮春三月，淫雨绵绵，一连十几日不见天晴，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幽径湿漉漉满眼绯红粉白，这景象不由使离别人更添几分怅惘。

饯席约莫有了一个时辰，见亭外雨渐渐小了，只是丝丝凉风偶尔夹着几点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执手咽噎，叮咛赠言。狄公一一屈称谢，并不感伤。驿车在远处的一株虬松下等候。

亭内如今只剩三人：梁体仁和侯钧，同是刑部员外郎，与狄公最是莫逆。——狄公官为大理寺丞，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职司隶属虽有差异，但理刑析狱等却是雷同的公事。两下又时常为断决滞狱互通案情，往复公牒，遇有疑难，也常在一起切磋议析，故最为投契。梁、侯二人对狄公自荐外放深感惋惜，临到此时尚存一线希望，力图劝他口心转意，仍旧留在京师任上。

“狄年兄此举，小弟们还是不解。京师如同那北斗，天下州郡不过拱北的众星。年兄宁弃中枢而赴边陲，难道真的不屑于京师的繁华富庶，居息便利。”梁体仁又苦劝。

侯钧点头赞同：“年足在大理寺时一年间断滞狱一万七千，无冤诉者，令名鹊起，天下闻知。正待展鹏翼奔锦绣前程，却自选了蓬莱那个海隅边地去当县令，有何出息？没见亭外那一片落红，陷在泥淖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

狄公抚须微笑：“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彰善锄恶，固然是居帝都而俯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耐静，不堪寂寞，又受热闹。每每憎嫌那一堆堆部文案牒，纸上官司，终觉无味。只想拣一处用武之地使动手脚，试试自己独处机宜的真本事，也过过专擅一方的官瘾，庶不负我平生疏狂气格和风流情志。”

梁体仁大不以为然，道：“刑部、大理寺莫非没你用武之地？不能专擅独断便是捆束了你手脚？部文案牒、纸上官司，便是都没趣味的？前几日邸报道，户部的度支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三千两潜逃。身为朝廷命官，竟还是盗贼之性，刑部这两天已发出海捕文书，着天下州县缉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信息。这眼前的一桩巨案，不正是大展身手的用武之

处么？”

侯钧呷了一口冷酒，接上话头，“狄年兄，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虽说目下尚无半点线索，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会纵容逃漏这吞舟大鱼。”

梁体仁又道：“侯钧贤弟乃侯年伯之亲侄，待访拿了王元德，也解了侯年伯心中一块悬石。再说，再说蓬莱原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去勘查，尚无结果，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又焉知此案情由备细、隐曲微妙？明日卷身入漩涡险流，退身不得，后悔恐是迟了。”

狄公笑道：“你两位不必过虑，蓬莱究竟是海隅一曲，弹丸之地，如此些小之案勘破不了，枉在大理专尸位若许多年。”

梁体仁小声道：“刑部汪堂官从蓬莱携来之案牍档卷中最要紧的几札信函竟不翼而飞。年兄还不明白，那亲案子必有京师的高官巨宦卷入。倘是真有个山高水低，年兄你丢了前程事小，只恐怕还有不测之祸哩。”

侯钧也道：“年兄今日思退步，时犹未晚。只需推说旧病复犯，身子不适，向吏部递一表呈，十日之内吏部必重行议选。我先与吏部去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另派人去蓬莱，年兄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亦可久聚一处，永不离分了。”

狄公听罢，心中十分感概。朋友真挚之情、肺腑之声固当领佩感铭，但心志已决，坚不可改。他慢慢呷了一口酒，正色道：“蓬莱县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之伊始，我狄仁杰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填身沟壑，也必无反悔之心”

侯钧叹道：“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徒生伤悲。”

狄公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温风渐渐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一重生色，桃杏笑靥，粉面扑人。

断续可听到林间的鸟雀啁啾啾鸣。

“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公站起，鞠躬拜辞，双手各执定梁、侯的衣袖，久久噤哽不语。

梁、侯两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公出了悲欢亭，向驿车仍慢慢行去。

2

驿车辘辘，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公与老家人洪亮晓行夜宿，不觉已过七天。

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驿车驰入了一座猛恶林子，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浓荫匝地，不辨天光日影，形势十分狰狞险恶。洪亮抱怨狄公不肯答应沿途官驿派兵护送的要求。狄公执意不惊动地方，悄悄地来到蓬莱县治。

狄公看出洪亮的心思，便搭讪上说话，只想让他忘怀了眼前的恐惧。

“洪亮，我已细细披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牍，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本末，奇怪的只是卷牍中那几札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档馆不翼而飞。须知那些信札皆是从王县令的书斋中搜去的，于勘破此案至关紧要。汪堂官带来

京师后即铃封了，贮入档馆，没几日竟失窃了。岂非咄咄怪事。”

洪亮点点头，道：“汪堂官在蓬莱只呆了三天，也令人生疑。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返京交差。”

果然，一议及案情，洪亮便迷溺其中，忘乎所以。

狄公又道：“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汪堂官，谁知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拟议挂悬。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得从头做起。”

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驿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

“过路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个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便放行。”——一驿车前站着两个熊腰虎背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装扮，手中各执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

狄公愠怒，跳下驿车，抽出腰间雨龙宝剑，厉声道：“哪里来的剪径野贼，胆敢截住驿车，勒索钱银。”

其中一个大汉上前道：“看你们行囊单薄，料也不是贪官富商，故只索几两银子酒钱。倘是银子舍不得施，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抵押了，也凑合过。”

狄公骂道：“你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得，折臂断腿，莫叫冤枉。”

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大怒，舞起阔刀便向狄公杀来。

狄公剑法精深，先卖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阔刀击飞了。

另一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遮护同伴，一面举刀舞向狄公。只三个回合，狄公一剑闪出，正削去那大汉的头帻并一绺黑发。两个大汉惊惶不已，欲待夺路向林中奔逃去，却见狄公呵呵大笑，收了宝剑，一面慢慢捋动颌下的大把黑须。洪亮也站到狄公身旁颌首频频。

两个大汉又回转身来，拱手道：“客官留名，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但有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洪亮笑道：“你们快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令狄老爷，不斩你两个无名鼠辈。”

两大汉羞惶满面，又叩地一拜，乃逃入山林。

黄昏时分，狄公驿车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文牒，遂迎入官驿安顿住下。狄公、洪亮匆匆用了夜膳，沐浴罢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

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开了房门，进来的正是日间在林子里剪径的两条大汉。

狄公笑道：“却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弟兄。我这里倒正有几两散银，拿去喝酒吧！”

就算是我缴纳的买路钱。”

两大汉羞愧不已，更觉负疚，双双拜跪在地，口称专来此地向狄老爷谢罪。

原来，这两条大汉一个名唤乔泰，一个名唤马荣，马荣少乔泰一岁，换帖结为弟兄。

两个同是贫苦出身，只因抗捐杀人，逃来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且糊口。

狄公也心爱这两条大汉膂力过人，且有武艺；又言词挺拔，气格豪爽，讲义利，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干才。遂即答应收留

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为亲随干办，登录簿册，治备行装，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役。

两个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呜咽出声。狄公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德，辅弼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狄公吩咐侍役又治了一席，各各斟满了酒，务必尽欢。乔、马两人又对天盟誓，永远忠于职守，服膺狄公。是夜他们便留宿官驿。

3

第三天日落时分，狄公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蓬莱县滨临海湾，距城厢约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屏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关征税，缉查违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清肃城乡，宣导德化，功课农桑，敦敷五教，受理民事狱讼，督察浅谷兵赋等项。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故一向相安无事。

狄公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观瞻。见市应虽不甚闹热，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衢上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可遇着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碧眼红须、挺胸凸肚的是西洋来的，皮色黝黑、袒胸露臂的来自南洋；唯有东洋的，耳目嘴脸无异，服饰穿扮不同而已，也不尽操胡语，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故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龃龉。

绕过孔庙的高墙，转折市舶司、金银市，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锃亮铜钉大门，血红的廊庑栏栅映着对面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耀目。栏栅内右首一张大鼓，左首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倦怠的值番衙丁。

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丞二行出来迎拜新任县令。

衙了闻知是新任县令徒步驾到，吓得先跪下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牒文，掉头便奔衙厅去报信。

不一刻，从衙厅内蹒跚奔出一个须眉斑皤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公面前纳头便拜，嗫嚅道：“下官唐祯祥，忝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应日常庶务皆由下官暂理，专一恭候新县令莅任。”

洪亮递上吏部牒文，唐主簿接过阅毕，又屈身拜揖：“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邸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故此怠慢渎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

狄公笑道：“唐主簿一向黽勉公务，谨慎本职，并无过愆。明日如时后主簿即会同衙里全数掾吏佐史、六曹参军来参见本官。”

唐主簿遵命，一面引狄公径入内衙书斋坐定，吩咐厨役备膳。洪亮带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泰、马荣则跟随去厨下帮忙。

“哦，明日还可传命城厢的四个当坊里甲来行里参见，我有话问。”狄公道。

“老爷，本县有五个里甲。——河东湾已设第五坊区，又称番仁里。那里甲是个高丽人，极有德行，众番商十分崇敬。”

唐主簿看了狄公一眼，又道“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待会儿用过夜膳便去……休歇吧。”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

唐主簿犹豫了一下，又开了口：“不过，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见又添刷了一层新漆，只是王县令他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

他的行囊什物虽寡薄，却还搁在房中，没法搬出。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去了两信，催其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至今却音讯全无。——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息，他这一死，真可谓身后萧条哦。”

狄公问：“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居息何处？”

唐主簿答曰：“汪老爷来这里时，当夜宿在玉县令的宅邸里，第二日便在这内衙草草安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三日便匆匆口去京师。”

狄公不由启疑：“唐主簿可知其中缘故？”

唐祯祥四面看觑了一眼，小声道：“王县令的宅邸夜间甚不安宁”

狄公惊问：“这话怎说？”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时时在他的宅院周围游荡。那一夜汪堂官正撞着，吓得半死，再不敢去住了。——这事想来不假，下官也亲眼见着过两回。

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只是不说话，恍惚去来，还躲闪着人哩。似有无穷冤屈未伸，故此郁结不散，不似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如今想来，好不怕人哟。故尔劝狄老爷也存个戒心，在这里书斋先住几日，等他那兄弟来这里与其厮会过，取去了行囊什物，想来无事了，才可搬入。”

狄公沉默不语，木然捋着颌下的胡须。

这时乔泰、马荣进来内行禀道，晚膳已齐备，请狄老爷与唐主簿外厅赴席。

晚膳虽是丰盛，狄公、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泰、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斟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膳毕，唐祯祥便告辞，自去街舍布置明日全衙吏员应卯参见事宜。当夜洪亮便服侍狄公在内衙书斋歇了，乔泰、马荣则去耳厢衙舍安顿不题。

翌日一早，狄公坐衙升堂。三通鼓毕，唐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吏掾、六曹专司、典狱、尉校等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四十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

唐主簿一一报唱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甲，衙员们又向狄公一一禀述了各自的职司及薪俸数额。狄公照例勉励一番，明言他今番来蓬莱与前任多有更张改革，随即发下新订立之衙司条例，无论巨细，务必熟记。吏员但有犯禁违例，玩忽自渎的惩罚不怠；黽勉职守、荣立功勋者必有奖赏晋擢最后宣布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泰、马荣为衙司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役，协办地方靖安，勘拿奸宄，收捕盗贼。其余箱帐、传驿、仓库、堤道，专官分司，一一落实。命唐祯祥仍领主簿，佐贰全县刑政，分判众曹。县学春秋祀典则由狄公亲领，又每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

堂下四十来人耳目一新。个个敬畏。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渎职自污，招惹没趣？

散衙后狄公留下唐祯祥及县城五个坊区的里甲，有话吩咐。

狄公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靖安，遇有盗情、匪情和人命凶案立即报告衙门，不许怠忽延误。又特意向河东湾番仁里的里甲宣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利益均受保护。然而凡涉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犯

国家海禁条例的也追究不贷。

五个里甲告辞后，狄公将唐主簿叫到内衙书斋。“适才点卯时为何不见录事范仲？——我刚从这花名册上见到这个名字。”

唐主簿答曰：“范先生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倒是昨日一早便应回蓬莱销假。昨日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询。——范仲回蓬莱照例都得在他的田庄住上一二日，携带些新鲜果蔬回县治。——他的佃户说，范仲昨日早上才赶到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膳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至今尚未来衙。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不曾贻误过职守。”

狄公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谈谈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番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

唐主簿慢慢呷了一口茶，乃开口道：“王县令虽已五十开外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衙里上下没有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畏服。”

狄公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

“算来王县令遇害也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早衙眼看要升堂，王县令尚未起身，房门兀自锁着，并无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见王县令已经倒毙在房中，早没了脉息。件作沈陀说，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查验后乃知道茶盅茶壶全有剧毒。”

“王县令系中毒致死，当无异词，当时你见他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狄公问。

“下官最觉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饮啜。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验了，并无毒药。故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投了毒。”

“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公又问。

“正是王县令自己提的水。他每日一早汲井，先备下终日煮茶的水。早衙升堂前都已饮过早茶了。——王县令于这吃茶之道，最有讲究，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注入紫铜锅到茶壶泡开，斟入茶盅，事事躬亲，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个儿自斟自啜，也自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衙里上下见惯了的，谁也不去败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讨他的茶喝。——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吃茶里。唉……”

“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汪老爷来这里第一夜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智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签画了案牒便匆匆回去京师交差。临行又将王县令内宅房中和书斋细细搜查了一遍，将他的所有信札和笔录文字全数捆了，运去京师刑部细查。”

狄公道：“他签画的案牒我已阅读了。真所谓敷衍了事，潦草塞责。那些要紧的信札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汪堂官本人又匆匆去了南方，遗下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自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即来告我。”

唐主簿答应退出。狄公又唤乔泰、马荣进来书斋，命他两人乔装一番去县城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

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祛邪扶正。乔泰、马荣高高兴兴领命而去。

天刚暮黑狄公便悄悄擎了一支蜡烛盏独个摸向王县令的宅邸——宅邸与内衙书斋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玲戏山西，泠泠碧池，月光下一派肃穆幽静。

狄公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邸的粉墙下，却见花畦边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公撞个满怀。狄公大吃一惊，忙擎起烛盏照看，不料蜡烛却已熄灭。恍惚里狄公只记忆那人穿一件浅灰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个顶髻，左颊上似有铜钱大小一块斑记。

“你是谁？”狄公大吼一声。

那人并不答言，只一闪便消失在太湖石后。

狄公急忙跳进花畦，沿太湖石后寻索了半晌，并不见那人影踪，心中不觉纳罕。——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

狄公三脚并作两步，急赶到唐主簿衙舍。

“唐主簿，适间我在王县令的宅评外撞遇了一个人，那人见了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

唐祯祥脸色变白：“那人可是穿浅灰长袍，没戴帽冠？”

狄公惶恐地点了点头。

“他左颊上可有一块黑斑记？”唐祯祥喘咻着，额上沁出了汗珠。

狄公顿时憬悟，发呆道：“莫不正是……”

唐祯祥几乎声音带哭：“他正是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啊！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于今你狄老爷自己也撞上了！”

衙院里大风忽起，木叶乱响，隐隐听到门楣的开阖声。

4

莫非这行院内果真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竟然夜夜游荡于此，欲吐一腔冤屈。——狄公虽同孔子先师一样对鬼神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奇而寻之，务必探明虚实，追出究竟。其中往往偏又是人事居多，从未曾真的撞上过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唐主簿言语，心知有异，又挑起了他的疑窦。

“唐主簿，此刻我即去王县令的宅邸察着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我要为他伸冤复仇，必不致加害于我。”

唐祯祥忙摇手道：“狄老爷岂可冒这等风险？倘真有个闪失，如何了得？”

狄公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邸宅的钥匙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即传洪参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

狄公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挑得亮火，便径向王县令宅邸而来。

月色融融，草虫嘤嘤。狄公壮着胆大步流星直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即从油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庭院，即是王县令内宅。房门并没上锁，狄公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

房椽甚是宽敞，靠墙堆起了几个箱笼和一堆捆扎严实的旧行囊。狄公正待走近去细看那箱笼，却见粉壁上闪过一个高大人影，心中蓦地一惊，依萑

过一边细觑动静，那黑影也躲闪了。狄公再站立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公乃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哑然失笑。

西壁有一雕花朱红榻子，上面交叉贴了两条盖有县衙大印的封皮，门榻里便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了。

狄公撕揭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得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的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公拉开木柜的门，见内里整齐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色古香的形制，并非通常厨灶俗具。狄公心里不由暗暗欣赏。

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条屏。下首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首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一函函的书帙。狄公拉开书案抽屉看了，里面全是空的。——汪堂官已将王立德的所有信件笔札搜索一空。

狄公只觉惘然，思索着汪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相医卦、炼丹服食之书，心中嫌憎，又搁过一边。

这时洪参军领两名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唐主簿说狄公独个来了这里，又知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唤过两名衙役便赶来接应。

“洪亮，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数清理一遍，能见着什么纸片信札的便好。”他自己则细细瞻观起壁上挂着的那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的眼光扫到了梁檩上。原来这房中的梁檩虽说满是尘灰且有蛀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依然奕奕有彩。

洪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绢面簿册给狄公。

“这簿册内似有王县令的字迹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

狄公接过一翻，见是一串串的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查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洪亮，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有用。”

“这上面的数字与日期虽一时不明其奥妙，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便是有用。我见那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你且小心存放了，带回衙斋去细细琢磨。”

5

傍晚，街市上店肆纷纷上门，而酒楼饭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泰、马荣乔装一番离了县衙兴冲冲迎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饱餐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

两人绕到市里闹热处，却见店铺都关门了，正觉扫兴，忽见大街隅角处有一片小酒店还同出灯火，青布招上绣着“九味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店堂。店掌柜在抹桌子，锅灶已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见乔泰、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寒怯。

陪起笑脸来致歉道：“两位大爷见谅，小店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排门了。”

马荣正觉饥肠辘辘，听是已没酒菜，心里老大不乐，粗声道：“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填肚子的。”

掌柜陪笑道：“只有几张冷馅饼，却是猪肉馅心的，两位大爷不嫌弃，就白送与你们吧。”说着回转去厨下托了一个红漆木盘出来。

乔泰、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有四张馅饼，忙拈了在嘴里一嚼，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冷了点。也顾不得许多，道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便出了店门。

春月婢娟，温风如酒，城厢夜色笼罩在一重重雾霭之中。乔泰、马荣信步踟躅，七折八转，忽见房舍渐渐深邃幽伏，且有花园篱笆固定，又听得远处哗哗水声，似有河流穿过。

果然前面不远处耸起二座弯弓形石桥，象一弧霓虹挂在朦胧的夜雾中。乔泰、马荣步上桥面，正待向桥下细看，忽见远远有一顶凉轿沿河岸慢慢抬来。轿中盘腿端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雾大，看不亲切，只隐约辨得有四个轿夫。

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的那大汉盖头劈去。

乔泰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僻偏之地，恐有杀人阴谋。”

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来，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得“扑通”一声，有人落水。

乔泰、马荣两人沿桥堍向河岸急急奔去。那四个轿夫抬起空轿，一溜烟没了踪影。

河岸上下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混沌不辨。乔泰、马荣追赶半日，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两人于是又急忙沿河岸寻回，一面侧耳细听溺水者的呼救声。--谁知四月夜色荒冷，一片阒寂，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谧，仿佛不曾有过适才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乔泰、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心粗腿短，贻误了大事。两人沿河边又慢慢逡巡了半日，一无所获，只得快快而回，转上一条通向市里的大街。

6

夜色渐深，大街上车马在来，行人渐多。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各设下货摊，货摊边往往点起一盏五彩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

横街转角上有一片大酒家还开着，招牌上挂起“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兀的兴隆。

乔泰马荣拂起珠帘进去，一看帐台上那水牌，吓得连连咋舌——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待退出来，这时店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个酒盅觑着他俩，口中称道：“两位兄弟，陪鄙人喝两盅吧。”

乔泰皱眉道：“客官素昧平生，如何相邀？”

马荣贪馋，又见那吃客瘦骨磷峋，一副斯文相，料无恶意，笑嘻嘻道：“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少嘴缺舌的，自己不会吃，偏与你厮陪？”

那吃客正色道：“兄弟这话便见生分了。鄙人之意是道两位同席用餐，酒

足饭饱后共赏这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之赏心乐事。哪敢轻觑了两位阔爷！——今夜鄙人分得了点红利，思想与几个解趣的朋友厮伴厮伴，吐吐心曲。两位兄弟如不嫌憎，过来我桌上认个朋友，这酒钱我惠了，哪还要你们掏摸腰包？这江湖上行走，第一等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

马荣咧嘴大笑，这一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遂应道：“行过春风，便生夏雨，相会今日破费了，明日我哥儿俩请你的。”一面扯了乔泰衣襟，随那吃客入席。

两下坐定，乃见桌上酒菜丰盛，那吃客并不曾动过杯箸，看似专治一席等候什么朋友的。

果然吃客开口道：“今日鄙人原邀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一面又唤过酒保添了些酒菜。

乔泰紧皱双眉，心中老大疙瘩不解，又经不起马荣一意撺掇，也便将就坐了，只等他们两个先动杯箸。一面又细细端详那吃客相貌，揣测他的身份。

吃客虽五十里外年纪，却须眉星白，一团稚气，郁发于外。两条细眉似含蕴着无穷智慧。一对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出神。

“鄙人名唤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管掌厂坞钱银帐目一并器械采办，匠艺薪水。得闲时 also 做诗，故尔爱吃酒赏景。不一味以文会友，也以义会友，以利会友。

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识得鄙人心性，虽不敢称豁达放浪，却是不肯胸中存半点芥蒂过夜的。”

这一番别致的自报，果然驱尽了乔、马两人心中的疑云，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荣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吃滑了，不觉十来盅下肚。乔泰也有了三分醉意。

卜凯的身子飘飘然，忽作色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是衙门里做公的。”

乔泰暗吃一惊：“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

卜凯笑道：“新任狄县令昨日莅任，就差遣两位来市井转悠，暗中勘察，令人敬佩。

你两位倘真是没营生的痞子、闲汉，能这般逍遥自在？”

乔泰语塞，心中诧异。

马荣抢道：“卜先生只猜得一半。我这里索兴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当方土地，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

卜凯一愣：“兄弟说的是那王立德玉县令么？他不是早死了么？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接任。”

马荣道：“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里还有些蹊跷……”

乔泰以眼示意马荣。马荣顿悟，忙改口道：“卜先生何不先说说王老爷活着时情景，譬如，他对下属吏员苛薄否。”

卜凯又笑：“在下对衙门里的事一向不甚留意，他日见有与王老爷熟识的，一定引荐与你们，你们自个去盘问详里。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上心的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女子，便不觉有生之乐趣。任人骂我作老奴狂态，也不生气。”

马荣拍手道：“卜先生好解趣！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上心的。”

卜凯小声道：“今夜即随我去开个眼界如何？这勾当真可称是老马识途了。”

马荣见乔泰也无相拒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俩各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转转么——遂一手拉起卜凯催他引路。

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荣两人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小舟。

卜凯跳下小舟，乔泰、马荣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艄公耳语几句，小舟便剪开波浪向江心荡漾而去。

乔泰小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

卜凯咯咯笑了：“还没问你两位大名哩。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灯彩的那条大船么？不瞒两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地，海上温柔乡。”

马荣远眺，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华丽。

“卜先生，我名唤马荣，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盟过誓的弟兄，最看重的便是信义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狄老爷手下充役。卜先生尚义气，不妨从今后便认个朋友，遇有缓急，也可帮衬。”

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荣的豪爽气格。

未几，小舟靠了那花船尾舷，三人移身跳上花船，迎面便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卜相公见礼了，什么风吹到这里，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个信儿，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哩。”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来，心中十分欢喜，忙将他们三个引入里舱，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

卜凯问：“金昌来过没有？”

老鸨答道：“他没来。不知又去哪里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败你们的兴。”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么二领进来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粉白膏朱，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灯彩下显得十分夺目。

老鸨惊问：“那玉珠呢？她为什么没来应酬？”

么二答道：“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哩。一边还抽抽噎噎不停。”

正说话间又走进一个年轻姑娘，面目姣好，只是乌云不整，面带啼痕，并没抹粉涂脂。

老鸨怒叱：“不中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委屈你了？和谁呕气？卜大相公老大脸面，哪一番亏了你的钱银数？还做张做致逞脸，不理睬人。”

那女子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纳个万福，低倒了头坐半边再不作声。

卜凯笑了笑，说道：“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经是个年轻军官，远比我卜某人解意怜人哩。”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荣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鸨母出了舱门。

乔泰呆得愣过来揉了揉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

乔泰进了后舱，见玉珠仍哭丧着脸，正待找话儿去宽解。那鸨母一阵风跟进来，又骂：“你这没廉耻的行货，倒还来装正经，做观音，日日好酒好肉供着你，越发养活得你这淫妇灵圣儿出来了。”

乔泰劝道：“太太息怒，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是正喜欢她这模样儿哩。”

鸨母气很恨出了去，又回头道，“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脸来，仔细我扒了你的皮。”

半晌，么二又进舱里报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吧。”

乔泰问玉珠愿意上船而去赏月否，玉珠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乔泰也不勉强，便自个出来后舱，爬木梯上了船面。果见卜凯、马荣及那两位小姐早已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碧色穹幕上，清晖流荡，万里蝉娟。

乔泰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之时，忽听得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启人怆怀。

卜凯惊道：“听来象是玉珠的声音，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乔泰猛悟，急回头跳下木梯，直趋后舱。马荣也跟着下了船舱。

两人推开后舱门，见玉珠被双手捆了，一个黑大汉正凶狠地用藤条抽她。她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声低微的呻吟。

乔泰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地抽起那黑大汉来。

黑大汉抱头在地上翻滚，口喊

“饶命”。

鸨母赶到后舱，后面限定四五条大汉。见此情状，不由大怒，叫道：“来人，捉了这两个无赖。”

马荣手执一根烧火棍，厉声道：“谁敢上来动爷儿们一根毫毛，先打断他的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驴头。”

众人见马荣、乔泰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都旋踵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

卜凯排开众人，拱手道：“大家莫伤了和气。这两位爷儿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

老鸨听得真是衙门里的军官，乃知厉害，忙堆起一脸干笑，上前向乔、马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叱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

马荣大声道：“今日这事也不深究了，各自散去，我们亦要回衙门了。日后谁个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提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感佩，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她颤巍巍走到乔泰、马荣身前深深道了万福，又自责道：“这事也怪奴家的不是，致伤和气。”

两位爷儿得空闲时，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这里再赔礼了。”

乔泰扶定玉珠回去后舱她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了乔泰一眼：“你们两个果真是衙门里的缉捕？”

乔泰笑道：“这个你还不信？”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符信，交与玉珠。

玉珠细看了那官印，似是认得，忙关合了舱门去隅角一个箱笼里取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捧与乔泰。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于我收存的，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于新来的县令老爷。”

奴家也不甚朋自其中情由，只管匿藏着。今日你两位既是新任县令老爷手下的军官，就烦你们拿回去交与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

——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乔泰惊愕，接过紫绫面包袱，慌忙纳入袍袖。两人默契，乃姗姗回到船头。

老鸨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众仆将乔泰、马荣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7

乔泰、马荣回到县衙，见内行书斋尚亮着灯火，它进去禀报。

狄公正与洪参军在谈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个进来书斋，示意坐了，说道：“适间我与洪亮查检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

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槛窗，会不会是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杆将毒药吹入烧茶的紫铜锅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启动。且从那里积的尘土判来，至少亦有半年一年没打开过那窗榻了。如今只需将投毒的行迹查清，王县令被害一案可望水落石出。你们两个今夜有何见闻，快快讲来与我听。”

马荣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地禀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

狄公惊道。“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个明日一早再去那里河边附近仔细打听，倘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洪亮，你仔细守行，但听得有人来衙里报人物失踪的，不要轻易放过了，可领那苦主去辨认。”

乔泰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卜凯及上了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际遇一五一十禀报了，说罢便从袍袖中将那个紫绫面包袱递上给狄公。

“玉珠姑娘叮咛道：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特意嘱她收藏的。只说是留与下任县令老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我们转交于老爷验收。”

狄公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是一个黑漆木盒，盒盖珠嵌玉镶，十分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内里却是空的。

“盒里所藏被人偷了！乔泰，那玉珠说起过盘中原藏何物么？”狄公问。

“玉珠姑娘说，她也不甚明了其中情由。但知是玉珠在一次县衙侍应公筵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赏识她，百般抬举，又将这木盒交于她收存。语言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防意外之变，预先将这木盒托她藏过，留与后来的老爷收看。这中间想来必有深意。如今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那玉珠也未必知情。因为我见她的箱笼并未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日长月久哪能藏得稳妥。”

狄公捻着胡须，半晌无言。

马荣道：“这木盒如此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许多金银珠宝私赠玉珠。谁知玉珠心粗，从未开看，反便宜了那偷儿。”

洪亮摇头：“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内里收藏想来应是书信笔札或官衙文牒之类，未必会是金银珠宝。”

乔泰道：“听玉珠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机密。事关重大，王县令

担虑县衙反不严密，故想出这一计来，留个后步。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着意外，可昭示后来县令破案线索。只可借这机密已被人窃去。那日我再去花艇，遇了玉珠定打问仔细，或可追出木盒原委来。”

狄公点头，表示赞许。乃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木盒好，其中委曲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去走一遭，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厝在白云寺的后殿内。”

洪亮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趾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依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过河去，从那围墙翻越进寺，正是后股，省去许多枝节。——老爷最嫌憎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晓得，必无好处。”

说话间四人乔装打扮一番乘着月色悄悄开了后衙角门，溜出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艚公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极好水性，摆弄起这船艇如同把玩刀枪棍棒一般，十分应手——狄公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点方向。

小船很快划到东门外河湾口对面的小山岗，找了一处隐蔽的柳荫里系泊定，四人便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是白云寺后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郁郁葱葱，十分茂密。

狄公大喜，四个人很快穿下山坡潜到了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架便可翻越。

乔泰蹲下，马荣跳上他的背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越入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公骑在墙头，伸手接应乔泰。乔泰猿臂搭上狄公手腕，飞腾而上——不一刻四人便蹑进了白云寺的后殿。

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暂厝棺木，故一向无人看守，十分荒败。殿正中挂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了，供案上下蝙蝠屎、狸牲迹清楚可见。大殿前一横排列十来口黑漆大棺木，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阴森可怕。

狄公摸出撒火石，点亮了一支小蜡烛，排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木前停下，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公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马荣、乔泰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但却十分惧怕鬼神又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昔见了腐尸、棺木，躲避唯恐不及。今日却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好在狄公、洪亮都在身旁，故总算略略有了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下到地上。棺内升起一股腥恶的尸臭，麝合着石灰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里多看一眼。一狄公举烛向格内一照，不觉倒抽了口冷气。棺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宅邸遇见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头发披散在瘦削的面颊上，尤其令人怵目的是死者友颊上正有一块铜钱般大小的黑斑记。

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汪堂官、唐主簿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狄公忽觉头晕目眩，心悸怔忡，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荣两人赶紧将棺盖盖了，重新钉合。

四人离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循原路回到山脚边。柳荫里寻着了那只小船，解缆启桨，仓皇返回。

天一亮早行升堂。门子来报唐主簿告假，又说范仲至今未来衙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未回蓬莱。狄公答道“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拟欲退堂。

话未落音，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两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下。狄公见那人相貌堂皇，衣饰考究，猜是乡宦士绅之流。

“小民顾孟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狄公知道顾孟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合称是船舶营造业之鼎盛，执蓬莱百工产业之牛耳。——这两日狄公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档案看得烂熟。

“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狄公和蔼地问。

“贱荆曹氏归宁后久不见回家宅，小民恐生意外，故冒昧来衙门申报，仰乞衙上协助小民寻找。”

狄公憬悟，想起了马荣昨夜禀报之事。

“顾孟平，夫人可是坐轿去来的？”狄公忙问。

“不，不，贱荆坐的是一匹骗马，并未坐轿。”顾孟平不明白狄公问话之意。

狄公点了点头，乃道：“你且将前后始末细说一遍。”

顾孟平禀道：“贱荆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贱荆归宁后，理应是本月十四日离家回城，可是直至昨夜尚不见她回来。小民不由心焦，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道贱荆正是十四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她送到大路口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

顾孟平拭了拭额上汗，继续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下询问了許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逾半百，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未半月。

伏望老爷慈悲为怀，图貌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倒悬之急。”说着恭敬呈上手折，上面书明曹氏衣裙眼饰详情及坐骑骗马的脸额上有一块白斑。

狄公接过手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有金银珠宝或什么值钱的东西。”

“听老岳丈说，贱荆离家时并没携有钱银，只手上挽一个竹篮，篮内装着应时糕饼。”顾孟平哭丧着脸。

狄公沉吟半晌，乃道：“你且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唤来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信息即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

顾孟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公拍惊堂木，吩咐退堂。

狄公刚转进二衙里厅，门子来报：船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狄公转脸对洪参军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备案。我去见了叶守本即来听信。”

叶守本已在外厅槛下等候。狄公迎将出来，见叶守本相貌丰伟，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快进来厅堂叙话”。

说着引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坐了，侍役敬茶。

叶守本慌急道：“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故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见番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与往昔不大一样。有时船舶虽挂番邦旗号，舷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物，私下便起疑心。故尔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

狄公默然，心中犯疑。——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镇的事，他不便越俎。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例，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问。乃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欲待告辞，狄公忽想到早间顾曹氏的事，顺便问道：“叶先生可知道顾孟平夫人曹氏之事、一适才早衙，他来申报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未获音信。”

叶守本漠然道：“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他两个本不该攀配。”

狄公忙问：“这话怎讲？听顾孟平说，他们结缡尚未满半月。”

“老爷既然垂问，小民也照理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可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个都竭力排佛、最忌恨那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视为身之赘疣，国之蠹虫。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极虔诚，与曹先生过去也多龃龉。可是三个月前顾孟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与他，那曹英小姐才十九岁，而顾孟平都已年过四十，小民久为之嗟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与我那犬子的。

——如此婚配本有些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哩。”

狄公点头频频。又问：“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是当真？”

叶守本笑道：“老爷初到，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只爱两物，一是酒，二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吟作歌。那三瓦两舍、花街柳巷也如同是他的家宅一般进出。

老大不识廉耻，倒真有几分怪癖邪兴。”

狄公惊道：“如此僻邪之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

叶守本又笑：“说来也作怪，这卜凯虽如此放浪狂僻，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大醉里盘帐核数，从无半点差错，但凡钱财帐务之事，一经他手，无不井井有序，清楚明白。

有时他还一手拈着酒盅，一手拨打算盘，十分得趣。——雇佣了他，胜似二十个帐房老先生，故尔也随他一味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坞业务，他非但不误半点，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哩。——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老爷千万不可小觑了他。”

狄公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料非凡物，莫非故作狂态，别有所图。“以后得留心此人消息，暗里窥察。

叶守本见狄公神色，又续道：“不过，他亦有两件事不顺我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他与顾孟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投契，两个多有酒色往来。——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对手，故顾孟平对卜凯也忌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的嘴里套了许多机密去。”

狄公道：“这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遭，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来头的帐册，天书符箓一般，没法弄懂，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

“这个好说。明后日我便叫他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通那帐册必无疑难。”

叶守本起身告辞，狄公送到外厅门首，正遇乔泰、马荣进来。

乔泰禀道：“我们今一早就循昨夜的原路到了那河岸边，沿途问了许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里甲一问，也没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是死尸沉了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掏摸了半日，也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是昨夜我们眼看花了，再说，雾也太大。”

狄公点头道：“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我哩。”说着引了乔泰、马荣转去内衙书斋，一路又将顾孟平妻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知了他们。

洪参军见狄公进来书斋，忙将金昌引见。金昌三十上下年纪，眉目清秀，仪态大方。

金昌的母亲是番商的女儿，他从小又生在番仁里，故通晓番语。顾孟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番客的商务往来全依仗了金昌这个通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在一个簿册里。

狄公草草地翻阅了几页簿册，低头沉思半晌，忽然问洪参军：“街里的范仲可是十四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

洪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仲的佃户说，范仲十四日午膳后带了仆人吴山离开田庄回城。”

狄公又道：“范仲田庄与曹鹤仙家为邻，范仲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逢遇。——金先生可知道他们两个曾否相识。”

金昌犹豫了一下，答曰：“他两个曾否相识，小人不敢妄猜，但范的田庄与曹家既是近邻，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到过范相公的。”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语留下来慢慢再析议。

金昌走后，马荣抢道：“这曹小姐必是追随范仲私奔无疑了。两个从小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同在一天失踪。曹小姐嫁顾孟平本非情愿，故借归宁之机，脱身而去。”

洪参军摇头道：“他两个并辔而行，青天白日淫奔，岂不招惹人目？官道上巡丁往来，岂又没发现的？官道上下的人家都打问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遮得过。”

乔泰低头看了半日地图，乃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仲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

狄公喜道：“乔泰之言有理，我们就去范仲田庄，曹鹤仙家勘问时顺路亦到那古庙看一番。”

9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见一片旖旎春光，繁花生树，斑鸠啼飞，麦田如茵，碧渠潺潺。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官道上下并无一个闲人。狄公率四名街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仲的田庄。

田庄外有一栋茅屋，狄公下马令四名衙役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人去那茅屋敲门。

敲了半日，没人答应，马荣性起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禾，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欲将柴门重新关合，狄公从柴禾堆边捡起一方香罗手帕，手帕上的花卉绣得十分精致。

“这方罗帕恐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狄公自语，一边小心纳入衣袖。

四人沿脚下一条曲曲弯弯的烂泥路进入田庄。田头一个村姑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个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半遮了一张黝黑的俊脸。

农舍里的佃户老远见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了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

洪亮道：“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儿？”

那佃户小声答道：“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着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那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狄公道：“你一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

“农忙时也请个把帮工，平日里都是小人一个耕种。”

洪亮问：“你的东家范仲是哪一天来田庄，哪一天离开的。”

裴九答：“东家范二爷十四日一早来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小人记得清爽，街里已有人来问过，小人也是照实说的。”说完，低倒了眼皮不吭一声。

狄公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裴九大惊失色：“那妇人……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

狄公道：“再不实说，押去县里大牢关了！”

裴九叩头及地，泪流满面，哀声道：“小人哪里敢欺瞒老爷？小人实是没见着那妇人。”

“那妇人怎样了？”

“她……她被人杀了！”裴九终于吐了实。又哭道：

“老爷高高在上，这可不是小人干的”。

狄公暗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经过细细讲来，不得有半点遮瞒。”

裴九哽咽半晌，方定了神志，乃说道，“那日范二爷没走多时，他的仆人吴山牵了三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歇夜。小人心中犯疑，如何忽的又冒出个太太来？口里不敢问，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应承？忙将东家的房间洒扫了，铺了新浆洗的衾枕床褥，又安顿了吴山，牵过三匹马去厩栏里喂饱了麸料，便自个回房中去睡了。

“半夜忽听得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火去厩栏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

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吴山已不在，被褥尚有热气。我抬头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光，便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榻大开，范二爷与一妇人在床上睡熟了。及再细看，床上地上全是鲜血，床脚边竟撇下了小人用的那柄镰刀，刀刃上也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是吴山这贼囚根子盗马杀人，劫去钱财。——记得吴山牵马来时，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昔收帐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狄公四人竖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小人怕诬为谋财害命，又不认字，哪里敢去衙门投状？千不合，万不合，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小人从谷仓里找来了一辆小车，推到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身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载去田庄外的桑园里。慌忙中却又忘了带铲锹，没法挖穴埋葬。只得将两具尸身胡乱

藏到树丛深处，心想等明日一早带了家什去桑园，再行埋葬。但是，但是，待我第二日一早带了铲锹赶到桑园时两具尸身竟不见了。

我在那树丛深处找了半日，只见着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

“我又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了一遍，见有血迹的东西全数藏到谷仓的地窖里。又叮咛淑娘道。但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概推说不知，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去城里。——老爷，小人所言，句句是实，万望老爷审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一回。

等捉拿到那吴山，小人的过失也使洗刷得清了。”

狄公长长吁了一口气，乃道：“裴九，你此刻即引我们去那桑园查看。”

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抹了一把鼻涕，引狄公去桑园。

狄公忽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骗马？”

“有，有，那匹骗马不仅形体矮小，小人还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显目。”

狄公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

桑园在田庄西隅，连着石碑村，如今正柔条袅袅，桑叶蓁蓁。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道：“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即抛闪在那下面。”

狄公俯身细细察着了那树丛，又用手抓起几片枝叶。枝叶上果然溅有几星黑点，便命乔泰，马荣两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

没一刻，乔泰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树木杂草，恐是歹人埋尸处。

狄公赶到，仔细视察了，使命开掘。一手又抢过马荣手中的铁锹交于裴九：“你来挖！”

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十来锹便见浅坑里合复着一具男尸。

乔泰、马荣攘袖将尸身拖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精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衣裤。

洪亮细看了那尸身，见额头上有香洞，叫道。“原是一个和尚。”

“再往下挖！”狄公大声命令。

裴九向掌心吐了口水，抡起家什又狠命地刨了几下，扔了锹道：“这乃是范二爷的尸身了。”

土坑里果然又出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黑粘糊涂的血污，头颅几乎折断了下来。

挂垂在肩头上。

“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公气急败坏。

裴九一面用力挖掘，心中也惊疑不已——如何忽的冒出了一个和尚的尸身来。更令他诧异的还是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下面已碰着坚硬的石头了。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公。

“裴九，你须从实招来，你究竟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老爷，小人实是没藏匿那妇人，更没见着过这和尚。——这事蹊跷，小人肚内也怪异，如何那妇人竟变作了这和尚。”

洪参军小声道；“老爷，我见那和尚浑身上下并无血痕刀伤，这事还待

国行里去细细商讨。”

狄公颌首，又问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

裴九叩头答：“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未见着范太太相貌，早先也没听说有个范太太，待半夜发现她被杀时又一脸是血。”

狄公命马荣速去路口唤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措去县衙收厝验检。乔泰留此等候，等会齐了一并押裴九四衙里关了。他此刻即同洪亮去察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

狄公刚走出桑园，远远见一美髯老者站在垄岗上向这头看觑。

回进田庄，狄公命洪亮去将淑娘寻来，自己则径直去范仲卧房勘查。

卧房并不大，简朴无饰，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

狄公细细察看起那张大床，床沿的木架果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细屑，隐隐还可见有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制头梳。狄公俯身拾了起来，小心纳入衣袖。

洪参军将淑娘叫到了卧房门口。狄公踱了出来，细看了淑娘一眼，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看见了。”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

“她没与你讲几句话么？”狄公还是和颜悦色。

“她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哪里如泥塑木雕一样。”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老先生你可曾见过？”

“见过。”

“他的女儿曹小姐你见过没有，名字叫曹英。”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隔着田岗远远望见的。”

狄公点点头：“淑娘，此刻你即陪我们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县衙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得委屈你们父女俩在县衙耽擱几日。”

10

曹家宅院在石碑村东头，与范家田庄毗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从没见过曹英。

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公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自个去见曹鸿仙。

曹鸿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狄老爷枉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公一见，果然正是适才站在桑园外垄岗上的那个美髯老者。

叙礼毕，曹鹤仙引狄公上来竹楼小轩叙坐。狄公发现这竹楼的窗口可以俯瞰官道口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借古庙四周一片蓊翳林木，只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童子恭敬献茶，狄公呷了一口，只觉香冽清脾，不觉精神一爽。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曹鹤仙慢慢捻着颌下的银须。

“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伊始，理应拜谒斯文，崇隆圣教。”狄公不免先来客套。

曹鹤仙微微一笑：“老朽教授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娱晚景。

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

狄公又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力，巨眼卓识，本官十分钦服。”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嫌厌那一班和尚形貌丑恶，心术歪劣而已。释迦祖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诋。”

狄公笑了：“难怪曹先生要将爱女许与顾孟平了。——今日本官来宅上也只想问一句，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曹鹤仙愣了半晌，乃叹出一口气来：“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望老爷更不要提及她来。她的婚配全是那两个媒婆撺掇作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事徒滋烦恼，自败清心。”

狄公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录事范仲么？”

“老爷，我又如何知道这个？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仲家从无来往。”

狄公不无温怒：“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

我这里告辞了。”

狄公出曹家宅院与洪亮、淑娘会合了。正拟回衙，忽见一个美少年迎来，纳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谒大老爷。”

狄公心猜，曹鹤仙的儿子不知会有什么禀告。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听说至今仍未寻着。”

狄公长吁一声，道：“曹公子，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曹文点了点头：“那日没送她进城，固是小生的疏忽，不过，不过，最感愧疚的应是家父。正是他作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火坑一般。姐姐归省时，脸上从没问露过一丝笑容。”

狄公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罗帕可是你姐姐平日佩用之物？”

曹文讪笑道：“这个小生可知道了。小生从没留意过这种东西。”

“县衙里的那个范仲常来你家么？”

“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公的，行为处世就不一般。”

狄公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需立即回去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

回到县衙。狄公命洪参军将淑娘好生看觑，等候开审。乔泰、马荣见狄公回来，忙上前禀道：“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孟平申报的正相符契。”

适才已差遣了一个番役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件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哩。对了，裴九已经解到大车关押了。”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我即签署一道命令。着各处查缉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要出脱手中那三匹马，便会被捉获。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骗马最易被人识出。”

正说着话，沈陀来内衙报告验尸结果：“范仲确系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的。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未见有毒死的症候。噢，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告辞，拔脚便去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故也不及禀告。——依小医判来，这智海应是正常病故，或许是受了

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狄公接过验尸格目，细看一遍，嘉勉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

狄公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私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

洪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

“淑娘，本官再来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仲的太太么？”

淑娘摇了摇头。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晓得那妇人就是范太太？”

“那女人随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

狄公语塞，正思别寻途径问话，抬头忽见淑娘发间插着一柄骨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仲卧房中拾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取出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

“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淑娘一见头梳，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是的，是的，老爷。唉，果真又弄到一柄。”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这头梳究竟是谁给你的？”狄公紧追问。

淑娘愣了半晌，乃觉失言，紫涨了面皮，不肯作声。

“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哩。”

淑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听了狄公此言，心头一喜，遂道。“送这头梳与我的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梳，更好看了。”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淑娘害羞地点了一下头；“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他如何生计？可是阿广一味缠住奴家，说尽甜蜜的话。我不许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往来。可又说倘是奴家变了心，要与他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这柄头梳又是如何一回事？”狄公问。

“一次阿广说是他得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梳再买一柄。不意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它来。”

狄公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在后衙西院安顿住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父女回田庄。

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公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缉捕，问道：“你们可知这个阿广是何等样人物，平日行成藏如何。”

其中一个缉捕答曰：“这阿广行迹沙小的知道。他住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最是一等的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嗜，农忙时也去人家帮工。”

狄公点头频频，抚须道：“这案子庶几可明白了，范仲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仲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他一来惧祸，二来贪财，故盗了范仲的钱箱并那三匹马潜逃。”

你们此刻即可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马荣率众缉捕出去时，正遇洪参军回来，便将狄公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甚明白，进来书斋便问狄公。

“老爷适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盗，我不甚明了，还望老爷指教。”

狄公笑道：“那吴山倘要杀范仲，何需回到蓬莱才动手？登州一路回来有的是作案机会。这一路他都没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陡生杀机，一不可解。二来，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镰刀。故而我判断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又惧祸，又贪物，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

“那么，阿广却为何要杀死范仲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

狄公答道：“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梳，当夜便来田庄找淑娘，欲献殷勤，又觊觎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仲卧房窗下时，见房内有灯火，暗黑里又见一男一女作一床睡，他疑心那女的便是淑娘——往昔他两个偷情正是在这房中——一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蹑去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梳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跌落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晓得杀错了人，不得而知。”

洪参军连连点头：“范仲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身又怎的变成智海和尚？这点，我最是不解。”

狄公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骗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某无疑。但头里我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又不敢断定曹英真是死了，何况又没见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知道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可能不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心下来细觑那妇人脸色？何况当时那妇人满脸是血。洪亮，说实话。我对此也一直存了狐疑在胸中。”

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摇头。

“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遭，查明那个智海的究竟。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的尸身之间的谜也可迎刃而解。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缉捕去访拿阿广与吴山了。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不曾偷运出蓬莱。”

11

午膳后，狄公吩咐备轿去白云寺。

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趾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两龙吐水，洗濯佛趾，极是形胜之地。寺内有僧众百余人，住持僧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故香火十分兴盛。圆觉法师自去佛趾山半腰一小小石塔内居止，仿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极少下山。寺中一应香火佛事尽是推那慧本和尚主持。

狄公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与慧本。慧本持锡禅杖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迎。

礼仪寒暄毕，慧本迎狄公入西殿方丈坐歇，小沙弥献茶退下。

狄公随意问了白云寺的例常佛事，又赞美白云寺的形势格局。慧本笑道：“狄老爷有所未知，敝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利。寺后山有著名的佛趾泉，常年奔玉泻珠，淙淙如鸣琴，到铜佛龕下分作两股，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三百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而见我佛，并卧于佛趾之上，醒来乃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六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龕，

是即铜佛龕，此山又得名为佛趾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龕瞻仰礼拜。”

狄公笑道：“本官得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哩。也好开个眼界。”

慧本大喜，又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哩。佛门弟子顾孟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七七四十九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并由一百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荣耀。”

狄公答应，乃转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里辨认智海尸身的么？”

“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会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委实猜他不出，或恐是被歹人挟逼而去，又被人害了。”

狄公道：“智海确有被歹人扶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的一身袈裟有好处——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可有不端行迹，或是与他人有仇隙。”

慧本答道：“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裁派他多少差使，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事要紧，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募化什么的。平昔也从没见过有劣迹，恐不致有什么仇家，挟嫌施害。”

“适才法师说，不知智海缘何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曹鹤仙家，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干系。”狄公试探，一面观察慧本脸色。

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道：“这个，贫僧怎敢妄议？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作甚？曹博士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

狄公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情由，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山门口。

狄公上轿吩咐径直去顾孟平船坞。

顾孟平闻听狄公来访，忙不迭拄了竹杖来迎。

“狄老爷枉驾降临，小民礼数简忽，伏望恕察。想来贱荆的事有了眉目。”顾孟平仰头望着狄公，一心等着狄公嘴里吐出福音来。

狄公却指着他的竹杖道：“别人拄杖拄一支，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

顾孟平道：“老爷不知，那年正是在这里修理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节支骨散了榫头，正打在小民腿胫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接合，撇了这两支竹杖，便如同土偶一般站不起了。——噢，洪参军将贱荆的事托人转告了我，小民羞惭难言，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面皮无处搁去。”

“顾先生，本官来这里正想要告诉你，范仲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未查明。”

顾孟平大惊：“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若不是贱荆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厮瞒，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妇人犯淫合该吃人一刀，玷辱门户，倒也是死了干净。”说着不由呜咽出声。

狄公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罗帕。”

顾孟平点头道：“这正是贱荆佩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

“这罗帕系本官在范仲田庄外拾得，看来令夫人确是到过范仲田庄，如

今保不定还在那里一带，只不知是死是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倘若活着，许是被人拐诱或劫持，是死了，兴许正偷厝在那里哩。”

（厝：读‘错’，安置——华生工作室注）

顾孟平被狄公这一番捉摸不定的话语弄得神魂颠倒。

狄公长长叹了一口气，问：“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的内情，听说那寺原是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丝连。倘真如此，智海半夜死在那桑园一带便不足怪。本官想去亲自察看一番。”

顾孟平摇手道：“小民虽诚心敬佛，却从不曾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寺废了，佛像拆毁一空，还时常闹狐鬼，一片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个念头一吧。”

狄公低头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闻说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邀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回白云寺。

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公老爷大轿又抬回到山门，十分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如何又回来？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哩，慧本师父恐脱不了身。”

狄公道：“本官自个先去后殿堂随喜一番，等候慧本法师。”

小和尚哪里敢拦阻，狄公吩咐轿夫山门外等候，自己独个进去寺里。

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颂，香烟线绕，幢幡轻拂，一片钟磬木鱼念动声。百来个和尚依袈裟颜色排列，十分齐整。慧本端正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比比划划演绎程式。

狄公悄悄绕到两庑禅堂，细细查看，又穿到后殿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阶上碧草萋萋，十分荒凉，显然是多时没人扫拂了。待要回出来时，却见四庑有一葫芦形门洞，狄公好奇，又转折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

狄公壮着胆子又摸向深处，穿过几处厅堂，忽见一个宽敞庭院内耸起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和尚正坐炉边闲聊，见狄公走来，赶忙躲闪四散。

狄公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故也不搭言语，折了回去。

刚走到葫芦形门洞，迎面正遇见一个洒扫的和尚。和尚认真打量了狄公一番，开口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龕？出那边西庑门往北五十来步，折入一条石级山道，上去便是。”

狄公谢过，心想此时正不妨去看看那名闻遐迩的铜佛龕。于是便遵和尚所嘱，出了西点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折几十步，果见着一条石级山道。山道如羊肠般细，两边长满野草。没十来阶石级便见一道清澈的涧水潺潺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溯涧水而上，再百米级石阶即看见铜佛龕了。

铜佛龕前有一断崖，下临渊谷，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峭壁上架起一石梁沟通。狄公抽步正待要踏上那石梁，忽听得几羽山鸟在石梁下喁喁鸣叫。狄公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忽又见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边上又有许多碎石和枝屑。待再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石梁，石梁顿时会坠入深渊。——狄公猛省，不由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

且说乔泰、马荣两个骑马出了西门，沿官道直奔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一个衙役，怕人多气杂，尾大不掉，反误侦察。

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坍塌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一株杨柳下系了马，徒步行到庙前，又顺墙根绕寺庙四周察看一遍，最后才跳墙而入。

（圮：读‘匹’，本义：毁；塌坏；坍塌——华生工作室注）

庙里果然一派荒败景象，残壁下瓦砾比比，杂草萋萋，断碑残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看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中央。

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神厨内扔去，惊飞出几尾老鸱。乔泰道：“我们分左右两廊庑进去，后殿会合。遇有动静，一打个唿哨。”

（鸱：读‘瓜’乌鸦的俗称，如老鸱——华生工作室注）

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面廊庑向殿后摸去。半日未遇见一个人影，正觉踌躇，忽见一偏殿门内地上有炭火余烬，心中警觉，遂轻步蹑入。殿内原供一堂罗汉，马荣细细察看神坛，忽听得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到了他的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作一团厮打。

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回手来，从腿肚内掣出一柄匕首，尖刃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大手松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接了几拳，又连踢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一地。

马荣这才想起打唿哨，乔泰闻声赶来，见此情状，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张开了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

“你可是叫阿广？”乔泰大声问。

那人微微点了点头。

“你知罪么？！”马荣叫道。“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

阿广嘴角升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根，不动了。

乔泰责怪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你竟图痛快，坏了他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吐哩。”

马荣噘嘴道：“再晚一步，不是我拿获他阿广去大堂对质，恐是他拿获我马荣去阎王爷前销号哩。”

乔泰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了。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院搜索一遍才是。”

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竟坐着一尊佛像，乔泰眼尖，见像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神龛下深丈余，里面黑洞洞，看不分明。

马荣也跳上神龛边，摸出撒火石，撕下了幢幡的一条垂带点着了向里照明。

“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荣丧气道。

两人移正佛像，这实了神龛，跳下供台，出后殿又各处搜寻了一遍，并未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不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

两人口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本末禀告了洪参军。马荣怕受责，又添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景。最后道：“洪参军，乔泰哥，我马荣命大，苍天护佑，乃得克敌制强，转败为胜。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陶朱居’吃海蛎子去。”

洪亮、乔泰、马荣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两个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谈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大觥斟得满满的，碧绿透明，香气四溢。

卜凯见乔泰三人进店来，忙站起，大笑道：“呵，我的朋友来了，今日你们正好结识金先生。”

金昌忸怩不安，也迎上前来。

洪参军皱眉道：“我们稍稍吃点便回县衙去吧，老爷怕是已经回来了。”

马荣不敢执拗，拱手道：“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等我们回去衙门销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盅。”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色海蛎、龙虾、蛏子等海味并三碗甜酒。

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那两大觥酒先与乔泰、马荣敬了，又叮嘱散了衙，务必再来这里聚会。

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自回县衙。

内衙书斋刚上灯，狄公独个坐在案桌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

三人进来书斋恭敬请安毕，马荣便抢先将小菩提寺的遭遇细禀了一遍。

狄公听罢并不责怪，反大喜道：“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需再捉住吴山，着案子边可真相大白了。”

马荣乃放心下来，又道：“我们在寺林仔细搜索了，再没见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是后殿股佛象的神龛下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狄公道：“你们两个辛苦了，自回衙舍休歇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

乔泰、马荣欢天喜地走了。

洪亮自沏了一盅新茶，在狄公对面地坐下。

“老爷，我已命番役去小菩提寺将拿阿广的尸身抬来县衙，等候淑娘大堂辨认。”

狄公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

“白云寺里必有歹人想暗算我性命，眼下固未可断定这歹人便是慧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又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挪移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

洪参军摇摇头：“可是慧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会回进寺里并独个上去寻铜佛龛。真是他挪移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跌死他人，枉做了冤魂。”

“我见那个洒扫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默契，不然，那些个火工和尚见了我怎都大惊作鸟兽散？”

“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慧本理应知道内情。”洪参军也醒悟。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院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等我去踩陷阱的！”狄公一阵后怕，不由冷汗浹背。

“澎”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一声响。狄公两人猛的一惊。

“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公忖道。

洪参军壮着胆出门去看视，回来笑道：“外面起风了，这门刚才马荣两位出去时没关合。”

狄公惊魂甫定；端起茶盅正待要饮，忽望着茶盅里呆呆发愣，面色苍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投了毒。”

洪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儿。他皱了皱眉头，用手指在茶盅边的桌面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粘满了灰土。

狄公笑道：“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了，吓得我险些儿走了魂魄……”

这时他猛地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于，一手擎了烛盏：“洪亮，你随我来！”

狄公急步径奔后院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懵懂，只顾紧跟而来。

进了房门，狄公举烛上下四周照。道：“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

洪参军小心将靠椅搁上那张垫搁茶炉的木柜。狄公爬了上去，秉烛细检头上的横梁。

“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薄纸，随后替我高举这烛盏。”狄公又命。

狄公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薄纸。将烛台传与洪参军。一面摊纸于掌心，右手用小刀轻轻地剔刮横梁下方的朱漆皮。

不一刻狄公下来椅子，吩咐洪亮将唐主簿请来。

洪参军问：“老爷，这横梁上莫非有什么可疑之处。”

狄公正色道：“洪亮，害死王立德的毒药末儿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下到那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的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那横梁的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沐油漆之机，在横梁下端钻了一眼小孔，藏入毒药后，又用蜡水封合，只轻轻沐了朱漆。——不消几日，蒸气便融化了蜡水，毒药末即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终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

洪参军幡然憬悟，点头不迭。

洪参军叫来了唐主簿。狄公问。“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匠修沐这横梁的。”

唐祯祥记忆了一下，答道：“正是王县令死前七日。王县令早有吩咐要沐新漆，那一日番役请来了个漆匠，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番役陪侍监督。记得这漆匠很快便将横梁修沐一新，光彩照人。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

狄公又问：“你可知道这漆匠名姓，住在城中何处。”

唐祯祥惊道：“听番役说这漆匠是一条番船上的，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了来。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来？”

“唐主簿可看清那漆匠模样？”

“看似甚年轻，只是番客妆扮，脸面看不真切。”

狄公紧皱起眉头，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马荣、乔泰兴高采烈赶回“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在独酌，卜凯则已醉伏在桌上，呼呼打鼾。

金昌揖礼道：“你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定，今夜她答允陪我们去逛番仁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哩。”

乔泰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仁里，正好开个眼界。狄公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渡口。

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妆描抹了，立在船栏边等候。

乔泰深情地痴望着她，她也朝乔泰微微一笑：“你两位怎的也来了？”

乔泰小道声，“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四人上来花船。乔泰暗里捉了玉珠的手腕又问：“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仁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

玉珠淡淡一笑：“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沏了一盅香茶捧上，两个正亲昵说着话。金昌进来道：“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哩。”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着玉珠，又不知马荣叫他有何事，只得硬着头皮上来船面。

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昌则去与鸨母赔话，卜凯道：“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

马荣道：“船尾堆屯若货物，又有有什么好看的。”

卜凯一手牵了马荣，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头，屏息不吱声。

卜凯大声笑道：“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犹余一线彩弧，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

马荣看了半晌，并不甚觉有趣，便绕过船尾欲回去前舱找别的女子，忽瞥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殿神龛下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

正踌躇间却见乔泰寻路而来。

“马荣弟，叫我来有何事？”

“你且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如何也有这劳什子？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哩。”

乔泰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可疑。

“马荣弟，我们须留个心，暗中查访，倘是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

“咦，乔泰哥，你如何不去陪侍玉珠小姐？”

“不是你唤我来的么？”乔泰不无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马荣这时乃发觉卜凯不知到哪里去了，忙问：“谁叫你来的？”

“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唤我。”

马荣叫道：“上他两个当了！你快下舱去责问金昌，我这里寻着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两个消遣了。”

乔泰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出一声痛楚的哀泣。乔泰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头发，一手持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昏厥过去。

乔泰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了桌腿，

合扑跌地。

金昌嚎叫了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泰背脊正待刺下，玉珠跃起一把拖住金昌大腿大声叫：“乔大哥，快逃！”

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胸膛。玉珠惨叫了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哩！”

乔泰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臂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齐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

乔泰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将玉珠身子托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

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时节，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泰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热来横流。半晌，乃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林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

马荣一手托起金昌待欲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一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没了。

乔泰轻问：“马荣弟可曾寻着卜凯那厮。捉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

马荣愤愤道：“不知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

乔泰拭去了泪水：“我们此刻即命老鸨及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告老爷。”

马荣点头，忽又想到说，“适才我听卜凯说及，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孟平。倘真的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这顾孟平想来也难脱干系。”

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及众船工早惊惶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马荣见远远水面上漂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立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哩，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一味顿足。

14

在乔泰、马荣回到县衙已经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羁押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泰从城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

狄公与洪参军还在书斋议事，乔泰、马荣两个将适才发生之事一无遗漏地详细禀告，又猜测道：“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的旧禅杖有关联。”

狄公听罢，慢慢点头道：“那些破旧禅杖不无蹊跷，但与奸徒走私黄金又有何干系？我想来这花船倒是与小菩提寺甚而白云寺大有关联。”

乔泰道：“这花船是顾孟平产业，委托金昌管视的。”

“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审知。纵传来顾孟平，又能问出多少东西？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皇皇不可终日哩。”狄公又叹了一口气。

马荣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他适才虽脱身而逃，我们只须出一海捕文告，看他能跑到天涯海角去？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罪行，

他们的东家顾孟平、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

狄公摇手：“顾、叶两人暂且不能惊动，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则最是个可以人物，卷在旋涡正中，行止又十分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告，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

乔泰沮丧道：“玉珠小姐为救我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殒命，端的可怜。前任王县令卜也正是认她可靠。才将那个漆盘交付于她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她，她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回吐出许多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殒，饮恨如此。”说着不禁坠下两行泪来。

狄公宽慰道：“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她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

翌日早衙升堂时，衙门口廊庑处照例已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狄公乌帽官袍上下齐整，刚在大堂正中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跪上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卜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

“说吧！”狄公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老爷明鉴，这卜凯行止怪僻，嗜酒如命，他在外倘若有无视王法，作奸犯科之事，小民概莫能管，也与小民船坞经纪无关。”

狄公问：“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佣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

叶守本答曰：“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定这个卜凯前后也只十天，他是京师好友曹贲引荐来的，这曹贲乃是县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狄公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出告？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须认真查核。来人，先将这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来用铁索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

狄公正要发令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诿得去？昨夜花艇发生之事，我已见衙门文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咎由应得。那花艇正是小民的船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望老爷厚罚，决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

狄公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已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正拟断判范仲、阿广之案，忽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出人群，跪到了堂前。

“贱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敝院躲藏了两日，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狄公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脸面，扭扭羞涩地跪在堂下，似是十分胆怯。

“你叫什么名字？”狄公和颜悦色问那女子。

那女子低倒了头，只不吱声。

廖氏道：“这小淫妇牙口甚紧，至今不肯道出姓名来。”

狄公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细说与本堂听来。”

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禀道：“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了我们行院。与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领她来荷香行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要我替她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允了，卜凯他立即亲自来接去。

“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件袈裟，浑身颤抖，模样十分可怜，使依允了。今日一早乃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小人哪里再敢隐匿，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干系。”

狄公听罢，拍了，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快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

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一对水汪汪的眸子望了望狄公，乃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公望去，却原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年纪约莫二十岁光景。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即是适才老爷问话的顾孟平。”

15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公也咨嗟不已

“肃静！肃静！”狄公连连敲着惊堂木。

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直耳朵，伸长脖颈静听狄公问话。

“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蓦地出现，难怪众人诧异。

你且将十四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口分手后的际遇细说一遍。”

曹英两颊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故旧时相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答允。

“行到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仆从去与佃户裴九催帐，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恣暴，奴家力弱，终被这禽兽玷污了。

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得佯应了，只等半夜他睡熟时乘机逃脱。

“半夜，范仲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正想下床来，忽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得一声惨叫，范仲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面。那黑影冲我叱道：‘你这反复无常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解我心头之恨。’奴家吓得缩起了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仲的尸身，我们两个满身是血。

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界。正胡思乱想间，那木轮车猛的一侧，奴家与范仲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凶汉用树枝乱叶将我

们复盖了，便悄悄离去。

“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着爬起，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乃知只伤了点皮血，没断性命。正待寻路口去，远远见一和尚摇摆走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过来一把揪住我，龇笑道：‘你这蹄子荒郊半夜袒胸露乳的，可是专等着我来。’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了我嘴正欲施暴，忽听得桑树后问出一条汉子，叱道：‘大胆贼秃，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女子！’和尚一听，疑是鬼神追随，吓得兀然颓倒，身子抽动了几下，便昏死过去。”

狄公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与曹英。曹英推过。

“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公忍不住插上话头。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他非但不欺侮于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剥下那和尚袈裟来与我披了，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是死了，遂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宽慰。

“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行路不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纳鸩母十两银子，要她替我买办饰物，梳妆穿扮，佯称是他纳的小，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

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捉拿卜凯，道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先生不象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是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是实，望老爷看了奴家薄面，详察就里，千万莫冤屈了无辜。”

狄公听罢曹英这一番叙述，果然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料来不是胡编虚供。乃判曹英放归夫家，着顾孟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谢恩，——顾孟平肚中怨忿，又不敢拂逆狄公意旨，只得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不提。

16

退堂后狄公独自一个坐在书斋中啜茶，肚中不免又转思起那宗黄金走私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首魁——他是理财的圣手，于这腌臢营生，不是首魁也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守卒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故正好做此手脚。

想到此，狄公传命乔泰、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孟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衙门细查。

乔泰、马荣走后，狄公又思索起王县令被暗害一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漆匠究竟受何人指派？他的书札信函为何到了京师竟不翼而飞？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片宇只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人可能参破。

狄公反复猜掇，忽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遇害与眼下的黄金走私有关联？或许是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故招惹忌恨，以至被暗算身死。

白云寺的慧本极可能卷入这椿罪行，铜佛龕的石梁前倘稍一不慎，自己

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神合——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干岸儿冷觑。——那么，除了白云寺的慧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孟平也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是真的一点不知情？——这时他忽的记忆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顾孟平果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牵入。他一个宿学老儒，一向崇孔孟排佛老，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废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困倦已极，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

狄公恍恍然醒来时，洪亮、乔泰、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半日了。乔泰、马荣禀，经查检，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着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并那老鸨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尚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伺守候。

狄公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

洪参军道：“老爷，适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我已命南门守卒迅即解来县衙。”

狄公点点头，道：“对了，洪亮，你此刻即去放了裴九父女，将叶守本叶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结束，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

洪亮遵嘱，刚要出去书斋，又回头说道：“老爷半夜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启行庆典哩，此刻乘早好好休歇一下吧。”

狄公眼睛忽的一亮，胸中豁然洞明，自言自语道：“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破案就在今夜。”

17

东门外日落时分起便亮出一片灯火，百姓早就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启行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涌出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

近午夜时白云寺外已围得密匝匝水泄不通，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翻滚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映失色。

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雁行而出，手持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公官轿卤簿仪从拥簇，浩浩荡荡到了白云寺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

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氤氲，幢幡宝盖层叠，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引吭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一座高台，

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三十六名年轻寺僧袒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

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孟平，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黝黝几排施主。狄公由慧本引导来到大雄殿前的高台下，顾孟平忙站起长揖施礼，众施主也一齐揖拜，拥狄公在顾孟平右首坐了。

两边众僧又击起钟磬，敲动木鱼，高唱经诵。慧本一手持麈尾，一手持大觚，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大觚内法水泼洒。随即下来高台将大觚传于狄公，请狄公首礼。

狄公恭敬接过大觚向坐佛行礼，又将觚内法水尽洒在莲花座下。

（麈尾：用麈的尾毛做的拂尘的省称；麈：读‘主’，驼麈。即“麋鹿”。俗称“四不像”觚：读‘姑’，古代酒器，青铜制，盛行于中国商代和西周初期，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华生工作室注）

慧本接过大觚递于侍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

两边三十六名轿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公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

“今夜无量寿佛启行，移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志贺。但本县闻报，铜佛铸作时选料未精，火候有欠，故多疵瑕，杂驳无光。本县为维护白云寺暨蓬莱县声誉计，传命匠工复验，惟祈补救，以免佛面有玷，貽笑天下。”

众人一个个惊愕得面面相觑。

乔泰、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掀揭去那幅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射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

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到了大雄殿前。

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得铿然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撒落下几丝屑末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泰从地上捡起那几星屑末交于狄公。

狄公高声宣道：“这尊无量寿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用黄金铸成的。这帮胆大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义之财。本县传命将僧慧本、顾孟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静候审理。

“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孟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于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移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

“顾孟平是这伙罪犯的首魁，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意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

顾孟平颓倒地上，口喊冤枉：“偷运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委实没有谋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

狄公冷笑一声，从怀里揣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漆盘上王县令便亲手镌刻了你的姓名哩。——这漆盘是前任王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密藏证据所用，内里的证据笔札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嵌饰外，还镶上了你手中的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

顾孟平伏地大哭，额上汗流如雨。

“狄老爷，我招，我招……那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正是金昌。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指令并助成我私贩黄金的则是京师的……”“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左右。先与我押下！”

乔泰、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孟平并十数僧用一条铁练串锁了。三十六名轿手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县衙去。

勘破黄金案，众百姓狂惊不已，奔走相告。一时路上观者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

狄公一行回到县衙已经三更，唐主簿率众衙员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公吩咐唐主簿明日一早赍函去军镇炮台拜见镇将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吏早早回去休歇。

（赍：读‘机’，送——华生工作室注）

回进内衙书斋，洪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泰、马荣平时只饮酒的，这时也体味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

狄公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洪参军忍不住问道：“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适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首魁，背后牵线经营全局的尚有一京师上司，老爷为何喝他‘住嘴’，不令吐出姓名来。”

狄公笑道：“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了报信在那边等着了，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助成、总揽全局的人决非等闲之辈，如是朝中的官员。彼处熙熙攘攘，岂会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当时抖亮出姓名来，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吃他图赖诬告，辨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就了一尊铜佛，到对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座。对了，乔泰、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凉轿上被打落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孟平宅邸不远，想来是慧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孟平验看了，使命入夜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抛入河中，一时三刻便化作泥浆了。”

乔泰道：“顾孟平罪迹昭彰，有目可睹，那曹鹤仙酸老夫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了这宗黄金走私呢？”

狄公答道：“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固穷守仁，他言主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下；他忌恨顾孟平，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即他被顾孟平牵了鼻子，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鬻志节，丧斯文，冀求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颠预糊涂，真是读书人的耻辱！”

（鬻：读‘玉’，义卖；颠预：读 man-han，平声，糊涂而马虎——华生工作室注）

乔泰问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内里干什么差遣？

“可怜他与智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搬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禅杖”。

马荣这时有点迫不及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首魁么？”

狄公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该来衙门找我了”。

正说话间，门子慌张来报：“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来衙院里呢！小人哪里敢拦阻……”

语未落音，书斋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颊上铜钱大小一块斑记。

乔泰、马荣吓得倒抽了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么？

狄公却笑嘻嘻迎上前，揖礼道：“本县若是没有猎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度支郎中王元德先生吧。”

来人哈哈一笑：“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快！快！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

洪参军将他引到书斋水井边盥梳。

乔泰、马荣两个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狄公又笑：“这位王元德先生是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哩。却潜来蓬莱暗中侦察，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慧本、顾孟平、金昌一伙了。马荣，在花船上不正是他引你去船尾看觑那些可疑的禅杖的么？”

马荣懵懂，一时摸不着头脑。

王元德盥梳了再进来书斋。

乔泰惊叫：“原来是卜凯先生！”

马荣恍悟，拍了拍脑门：“怎的心肝五脏都塞死了，恁的不开窍！”

乔泰又问：“适才左脸上的斑记哪里去了？”

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

“这片膏药往脸面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记了么。”

马荣大笑。“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却骗了我们这许多时。昨日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务必捉拿你哩。”

王元德正色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这黄金案，拿获了一干凶恶的罪犯并金佛实赃，可喜可贺。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委实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

我兄长正是缉获了他们一伙的罪证，欲拟上报京师时被人暗害的。”

狄公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只留下的簿册，请王公披阅。”

洪参军拉开抽屉，将那小小簿册交于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翻阅一过，拍案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正是申详上司的证物、侥幸没被汪堂官拿着。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端的可敬，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能不感伤嗟叹再三”

狄公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一应书函信札、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

——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

王元德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赃官牵的线头，我在户部间有闻报。只不详。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销差，内里自有不可告人处。

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扮作‘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证物便回去京师讣告，披露此骇人巨案。”

（讣告：揭发控告——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问：“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

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员外郎侯钧，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钧的家宅。侯钧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库帑出纳、京市、互市、官市、金银交易度量之数的密档，才放大胆子做起这邪恶勾当的。侯钧的父亲原是大理寺卿，早两年虽死了，但僚属遍布，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

（帑：古时收藏钱财的府库——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几乎惊叫起来。侯钧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么？他竟是个私贩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

王元德继续道：“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钧得报，便买通库吏，私

匿三千两官银，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可解，洗刷一清。那天乔泰、马荣兄弟在花艇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我便偷偷溜下花艇，从此装扮成一个癞头云水僧，一路托钵化缘，瞒过众人耳目。”

乔泰笑道：“怪不得那天曳尾而去后便杳无音信，原来又扮作癞头僧了。”

狄公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王元德又道：“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是可怜见地的。如今顾孟平已伏法，望投老爷作主将其许配与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乃真是匹配的一对哩。”

狄公当即允诺：“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都几乎忘了。如今就成全了他们吧。”

王元德谢过，呷了一日浓茶，又造：“狄老爷适才猜出我是户部度支郎中，真乃巨眼也，——只不知狄老爷依凭了什么猜出我来。”

狄公笑道：“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唐主簿曾去信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杳无信息；二，度支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诼，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的圣手，且是新近才雇佣的。——依凭这三条，我便猜得你这个‘卜凯’正是在逃的度支郎中王元德。”

“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汪堂官、唐主簿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之，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是生人装扮，这生人又必与王立德县令的死因有关。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即是‘卜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

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惜无缘交接耳。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我这个在京师的朋友吧。”

狄公唯觉脸上火辣，终不辨王元德此言是有意无意。走私黄金的首犯侯钧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么？

王元德似未觉察狄公的不安，又说：“兄长最后的来信告我说，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故尔我每次到花艇上去时，总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厌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事。一次我大胆潜入她的舱房，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惟思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

“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嵌饰了顾孟平的两支竹杖，识破此中机关，在下由衷饮服。”

同时，在花艇上我见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中心警惕，似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由起疑，故尔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以期引起官府警觉。我自己则暗中跟随，侦知那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不知此物派何用处。那夜我追踪智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拦劫曹英，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智海吓死。这贼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

乔泰听了玉珠一段，兜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

狄公吩咐洪参军赶快备办一口上好棺木，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

七七四十九天功德道场，追荐亡灵——狄公素来不信亡灵之说，他崇隆厚葬，多半是做给生人看的。

白事做完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盛大婚礼——狄公重人事，于婚配大节最练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相公亲去京师，申详大理寺，拿获奸宄，廓清迷雾，将这黄金案披露于世，垂戒后来。”

（全文完）

